

三國志

蜀 十三之三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九	三	漢
六	二	二	書
册	號	架	門
			類

漢 書 門			
	五		
	九		
	四		
	一		
三	四		
六	九		
册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	五		漢
八	九		書
〇	四		
函	一		
七	三		
架	六		
	一		
	册		
	號		
	類		

不許帶出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41
册 數	35(35)
函 號	280 18



三國志

蜀 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章
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必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三國志

蜀書

杜微

一

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正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策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
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宗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殺自立為帝是猶
土龍易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

之怪君未有相讓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有養民物並
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
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楊厚

周羣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歸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冷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君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

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凉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凉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素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

張裕

讀詩亦
時習氣河
厭

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亦裕又私語
入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
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自其言初先主
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朝
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
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
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
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
此及之先主常御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
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

杜瓊

芳蘭生門不得不鋸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
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
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大
常為入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將死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入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三國志

蜀書三 杜瓊

四

三國志 蜀書三
漏泄不知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微君
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太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于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
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
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空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熈善鄭氏學治易尚

許慈

三國志

蜀書上

許慈

五

胡潛

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通借時彘楚撻以相震懾懾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千之容敝其訟聞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予助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譎譎謹昨譎音奴交反謹音休表反昨音祖格反先主定益

孟光

六

慎放

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
 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熈九年秋大赦
 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
 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
 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
 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
 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
 德哉禕但顧謝跋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
 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辭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

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鍾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裴儁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

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
 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
 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
 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
 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得之矣

占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
 適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矣有所施
 為且智調藏於曾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
 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
 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者君意亦不甚
 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
 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
 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
 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

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敏之後也父豔為漢司
 空

來敏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
 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姪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
 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
 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駐及立太子以為家令
 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容

一人知人
 難至三
 國而極是
 以武侯猶
 曳二乎難
 之無尤其
 盡法也蓋
 非法不齊

三國志

卷之三

來敏

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在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入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太長秋又免後劉遷為光祿大夫

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議論于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者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令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

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
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
丞相亮往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
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畧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
太子答王明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碯知其與
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
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
老懼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

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
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
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姪技藝算術卜
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
今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
憚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
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
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

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二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岷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

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
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
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
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
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
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
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
遠征政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

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
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
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
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
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
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勩力臣所不能陳然
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太重者其用
加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
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
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

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瘵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思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疆者其術何如伏思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眾以弱斃

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疆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銳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思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

四論天謀

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
 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
 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
 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
 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
 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士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
 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
 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
 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
 見禮時訪太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

六論一策

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
 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
 陰平百姓擾擾皆逆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
 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
 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
 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
 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
 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
 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

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存乎
 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
 左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
 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
 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封之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
 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非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
 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
 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
 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
 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恢一也非兵之來非但取蜀

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
 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
 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
 在信都畏備於邯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
 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其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
 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
 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
 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
 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

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耻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

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步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雷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

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
 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
 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
 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
 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
 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
 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闡主周實駑臣亦
 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因疾不進咸熙一年夏巴

文立

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
 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
 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
 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涼州建首為別駕
 從事舉秀未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
 庶子立上言故蜀太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
 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
 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

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
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威
寧未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請洛泰始
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
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
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
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
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也
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

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嘗
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
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歛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
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
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
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

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周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官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

秀字元彥

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二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龜之

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悼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圯裂兔豈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左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昇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播

姦威仍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
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
遼海友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士以為美談夫
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左
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鄙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
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

言

曰各有老弱當先管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
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
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
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
名纂少以父死毋嫁單焚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
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傳張蔡之
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畧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一 郤正

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皆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揮也、今三考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下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闡、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躋諸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存人無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訪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禍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膏肝

排方入直惠被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
綏衡綏纒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但審厲揭以
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剛吾徒之彼圖
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固實若其面于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穴所
鬼未可所以言八紘之形採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以率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見
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幼三皇應錄
五帝承祚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哀道缺霸者異扶

羸氏慘虐吞憐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
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玉策或詭
遁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耀其目赫赫龍章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乎其躬鬼其
頌祓非高岡終隕去壑朝含榮潤爰為枯魄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八公書文

三國志

御正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
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輿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
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永恒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議故從橫者欲披其曾狙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靡好
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
禘祭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故君臣擬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哉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
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于榛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踈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

也彼平仲之和羹亦進而蒼否故矇眊瞽瞍時有
 彼獻譬遭人之有采于市聞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祿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聞協明進廉
 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自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存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
 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克詎
 失不慘慄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嚮譽以
 于澤不辭愆以忌紉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左之排
 何直之入尤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髮

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
 逝不為之欺浮魴鱗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
 精應為商時陽時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其澤滋
 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時之河湯苦旱以
 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
 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
 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
 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
 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掘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
 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道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
 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飾綜墳典之流芳尋孔
 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黷叔勝之
 優游美陳氏之遐逝收止足以高歸沈皓然以容齋
 欣環堵以恬娛兔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
 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
 精于至貴秦求沉思于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幼之年長之子姓有
 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

者絕塵劫轅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
 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
 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
 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
 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
 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三國志 卷之五 二五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壑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

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真之者有邪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不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谿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存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絃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鱗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

三國志
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傲雞之拊翼也

楚客潛冠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

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諫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節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掘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闈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

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身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矜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

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
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
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
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
文立聽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
至駕轡膝參乘曰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
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
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鳥肩
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
下其臂遞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
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昔羣離黨窮觀
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
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
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噫乎子中

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
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罟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
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
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
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
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
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
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

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
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誅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
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
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
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
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
如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
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翰事有治
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

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樂周羣
 古夫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
 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
 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
 心無害矣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
 矜殉鄙耻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

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十三

黃李呂馬黃張傳第十三

黃權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史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一君若客有泰山之

安則主存累卵之危可但閑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請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衆詔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此于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

不聽謀
語未
審何意

巴不振此為蜀之股肱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以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黃權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隆矣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唯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鼻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熈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

蜀書

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先主用人用兵有在孔明之上者此類是也

後貞恢于州涉道未至聞先生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各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死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入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陵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

恢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
未有寧州號為南中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
始分為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拔扃於建寧朱褒反
叛於特剌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
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
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
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
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

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繁江東接特剌與亮聲勢相連
南上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
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
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
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
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遂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
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
授命一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呂凱
李球

呂凱

五

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
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勳時雍閭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
滋甚都護李嚴與閭書大紙解喻利害閭但答一紙
曰益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
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閭又降於
吳吳遣署閩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
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
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憤臣

王伉

受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
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
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
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親盛
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滅冰
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
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
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

錄功志。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伐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志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訖閬。既發在道，而閬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

呂祥

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世太守諸呂

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

閬芝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閬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生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

三國志

蜀書

馬忠

拜忠犛犛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

張嶷

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命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喟太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聞字宿有功幹於是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

三國志

蜀書十三

張忠

子未詳，閻字，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指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王襲等兵，平特見崇，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

王平

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北，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

王平

劉敏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
 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討之上也惟護軍劉敏
 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
 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
 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各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
 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中儘無武將之體
 然性狹侵疑為入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

句扶

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扶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
 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
 前有王旬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
 逃亡嶷具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各州召
 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
 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征漢中廣漢縣

龔祿姚佃

定亂

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茲期置酒酬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因篤家素貧賤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各為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焉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

不可攻而可諭

馬忠

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庾降誅胄嶷復屬焉戰聞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與古徠種復

三國志

蜀書

十一

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六悉傳
誦漢中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
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符健求附款
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存
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
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
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
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
險巖為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

晉書

皆服嶷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
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
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
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
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施牛王女嶷以詐厚之而
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懼遣所親
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詐以重賞使為反間
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
承昔手殺龔祿嶷求慕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
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

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作臺登甲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傲久自固食疑率所
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
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請疑使壯
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
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
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
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只其率狼路欲為姑婿
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
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

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
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
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
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
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
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
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為大將
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
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
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

傳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待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肯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登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策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存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

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踈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可為文箴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者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

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行由是疑自乞肆加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

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幸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

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

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

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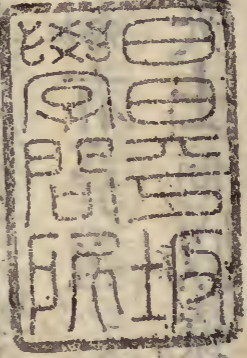
益部者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畧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臣之

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奕晉梁州

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

尚書曰擾カ而毅カ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威以所長顯名矣
迹遇其時也



三國志

文化堂印

